

湧

幢

小

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精經史

二則

士夫守禮

啖助解義

史名

班史

唐史記

宋史

二則

不列監修官

史難信

信大節

襲影

儒禪演語

訓註

字法

撰記

二則

文選

二則

韓文 五則

通典有本 二則

蘇文 五則

浙文

焚枕文

叙文首尾

啟戲

文字簡古

文冗長 二則

文照顧 六則

文淫妖

文奇字

序文之多

河下皂隸

懺悔

換字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萬姓編

志錄集 四則

書名先取

書已先做 三則

古板不可改

碧雲駮

正楊

文人喜憎

字義字起 四十五則

名義 九則

字義異同

事起 十七則

名姓字號 十二則

稱謂 四則

農丈人

名字互重

二王改名

呼名 四則

街次對揖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爲考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

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獨爲農而通經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

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
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
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爲毋
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
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
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

氣甚恭元人人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辮髮短
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于上冀獲速仕然有志
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旣
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
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噫
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
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

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
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
史佚孤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
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著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
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持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

則禁私史 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何異而然
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印得一擔纒直得三錢
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
五卷取入祕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識劉洎太子瑛
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增李光弼不當圖史
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自首乃

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施崇論與之
後蘇內翰與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
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
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于胡元之手真可浩
歎永樂中編修周敘以爲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
余初爲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
矣無可望矣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
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
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
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媿漢唐而有光
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歎宜有分別附金于宋書
奏不省揭傒斯濇是之而夷臣自相爲力主之揭
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

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叅知政事
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
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
官呂端名以爲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
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
棄子抱姪猶曰念兄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
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縛之而去

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
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
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
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
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
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
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爲晏

臨苗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殺
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藁影

古書中儘有藁影處只如瞽瞍二字從日從耳真
源賦便云舜糴米平陽爲父舐日日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爲寒山詩儒語演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
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據百家俾周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

以爲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不可少也

房瑄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璿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于裴蕭蕭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鎧誘山越爲亂蕭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卽裴休也休爲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于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
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爲
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
郎中以李善註爲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
翰等更爲解今稱爲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
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

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
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
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
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撥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
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
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僂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
輩恨之至今噉噉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

工矣味之翻是讚歎誇張却不爲恨

退之肥而寡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謚曰文
後人題像遂誤以爲昌黎

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關佛而故
以此揆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
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
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

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爲證其
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
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一國
朝金處諸公因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
鹿門王敬所唐一庵張雨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
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
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絳真天才駿發法度
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
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
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
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爲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
欲請兵行動唐一庵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

疑亦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
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
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宇也江
雖死其名得先主而傳歿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
至先生仁心又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與今尚式
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叙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會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
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

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耻齒坐以首爲耻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淵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

名一元

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瀦水不

畊訟于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
乘耒之耕雀角鼠牙速速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
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
承玉帳歛揆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

之計本覓禾麻之野翻成煙水之鄉汪汪千頃之
波惟見浴鳧而飛鷺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
帶牛已懸磬於橐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
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
束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
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
日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弊者爲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是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全文靖前
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謂定
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爲漫師師漫者挫隋
唐高麗之行謂荒師仁注主則亂在英王則挫宋
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 太祖爲
濟世之師 太宗爲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
詩中二句云可惟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
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製皇甫洸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縑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脅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語曰

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
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切而
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遇主自足
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鶴鶴猥
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卽
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桀譽堯已非况罵堯以
譽舜乎

嘉魚城記日上則洞庭下則彭蠡苻萑爲警縣當

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縮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

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爲重然不過
間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
者卽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
知某之爲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彞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
禎以文主盟四海彞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
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
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鈇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鈇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鈇鈇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涪清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
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
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懺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
念至于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
大曆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
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懺悔已甚而
近日諸家文集當有以自振矣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
之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
須臾曰須搖赤讖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歿字古稱
殊歿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歿
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已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
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
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繼被知
英王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與嗣薦于武帝法帖中
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
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
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

中亦有千姓編馬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我郡凌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錄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惟錄楊用脩改爲幽惟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
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爲
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逢歲晚任飄零
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葛施松慚
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
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
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邠字貢父有公非集
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書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爲狀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于世自名爲玉海玉以北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窟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
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妥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
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
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
書何如豈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耶俞吳江人鄭太
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
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問故日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子字眼不對卽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說習舛猶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駮

宋有碧雲駮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駮者廐

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
雷之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
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
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
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
及仲尹旣敗家破畧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
呼其夫人爲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日魏泰所作

正楊

揚用脩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

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闕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誌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誌則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篋勞韻書四豪筩字下注云篋筩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

蠻村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改爲雒此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雅戎并左傳皆作雒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灑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薦去者薦之所去法之所取薦神羊觸不直者咋不出者卽豸也御史冠薦亦曰執法

元命苞苴曰刑者刑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

并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入公爲公蓋分公卽公非私外有公也
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乘記猥雜子女鄭註曰猥當爲優孔穎達曰猥雜
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女
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猥字一曰優者借
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註另古瓦繇卽剛
字也剛一作丹

賦鵬二字爲壯年謫官不永者言也今昔槩用如
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方

禮爲礼處爲処與爲与皆說文本字棄爲弃饒爲
飢亦正文也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莞寡婦曰婺孟子
老而無妻爲鰥今人從之未有用莞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
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

之築紮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
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襯盛屍謂
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襯而長年用
帆檣所呼爲力索者亦以爲欠新改爲作力繩襯
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
者墓而不墳也那耶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
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
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殘墓志蕃
韻至步有下破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
鐵鑪步至云江之游凡舟可糜而上下曰步水經
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
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
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
墟水津曰步晉步卽渙人施醫處也張勃吳錄地

各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雲妃步金陵圖志有逕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克牙行埠頭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蠶作繭曰上山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鰲山影曰合山江邊人

伐荻曰山上夫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壽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錡擇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弓隨身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稟賜十倍使號錡爲假父

子雙生口辨又曰孖

竄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提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祥之傳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陸厥傳

僕邀一作祿藪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爲相用
瑀爲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債
帥

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
曰開

弁州卮言深誦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爲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闢者蓋取警急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雨雨束濕不可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讟固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墻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開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 國朝日入簾撤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爲二
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畱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
同于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朞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頰進言玄

宗得召還其後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濫也

冥服禭禱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于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

鳳泉里執苦養母以墨致富後爲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篆曰帝鴻

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揚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戴躍又在河東前矣

王文公文名蓋故字說無蓋字蘓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妥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効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間發語不然之辭乃方言之祖也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

音與高廉同其俗字頗多皆鄙野依附如奎

音穩大坐

鵝

音矮不高也

喬

亦音矮不長故矮也

矣

音勒不大故瘦也

岳

音礪山石

之

巖門

余

音俞人注水上也

犬

音懸人沒入水下也

隱身

忽出

音鬪毛口也

井

東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

帥靜

江時已有之

見桂林志

今又有聖泉之類殆難

研究

俗語有五葦三厭之說厭字殊不解後讀孫真人

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

有扈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各義

弓有繹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
弭即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
之名肉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烏呂爲羅兎曰且麋曰牙莖曰鱟魚曰𩺰又曰𩺰
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旒又以帛績旒末爲燕尾

者曰旆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有旒曰旂剝鳥羽毛
寘之竿頭曰旗以白練爲旒曰旃

一染曰練今之紅也再曰赭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
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硯山有
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嶧
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小山曰岌大山曰恒屬
者曰嶧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
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

旁坡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翠又曰厝屨一曰巉
巖山如堂者曰厂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
山形如累兩甌者曰隳山絕曰陁多小石曰礫多
大石曰礪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山嶺無所通
曰谿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
之京

厓內爲隩外爲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爲澗重
厓爲岸溪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爲汜別通於谷者
爲激泉見一杯爲瀦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文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爲灘海之有灘漚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爲潭源滾出於底下者爲漢水決之澤爲汧汧水不流大波爲灑小波爲淪水草交曰湄沿行爲沫

水注川爲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澗注澗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汭泗順流而下曰汭游橫絕其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泚小泚曰坻人所爲爲渚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

水草交曰涓涓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卽位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先帝謚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逮治萬安等罪以爲人臣欺罔不忠之戒 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

以爲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多紕繆徒爲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之艮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爲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言宮城卽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蒼惶當改惶爲黃議以爲宮城之西卽皇城之西也古韻

惺字註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茶惺亦作蒼黃然則
蒼惶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
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
爲如其式議以爲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
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爲如其式不知有何式
可省洪謨曰御製靈明顯佑宮碑云禁城艮隅海
子瀆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
艮隅則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顯

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良隅議以爲本宮
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
自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
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
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爲本宮正在皇
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
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韻府羣玉當作熙字議以
爲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
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

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韻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今誤以爲東阡萬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里爲郊邦畿千里爲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皆爲郊圻矣畿以爲禮部韻註云路皆曰阡韓文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番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遠其不爽按韻書

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鬼靈不爽則是鬼靈不明。
議以爲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
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
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
傳註輪字異字俱宜改議以爲合內外與合外內
文義皆通。其輪字異字官板原是紆字異字。恐近
時書坊私刻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先帝謚
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爲詆毀。然議以爲論語子絕
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謚議實是

稱頌 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況謚議係禮部
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既進
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已嫁禍於人 上曰御製
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妄肆詆毀本
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事起

諸針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
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紙鳶起于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

漢制總羣官爲廳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鑿石崖爲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塞山壁開五所鐫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

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
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
家丁卽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
魏公

署書始于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
允

五五連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麻疾自是

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爲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鞵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爲故事卽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
彊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國朝文武並
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朝庭下所在通行賢者
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各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 莊周字休 仲雍字執哉解者曰
雍執食也 梁武帝法名曰羯磨 蘇子瞻一字

和仲 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
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 壺關三
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
秦氏

昔牛金之子逃患改爲牟又改爲奈豈因通鄰那
妃事覺被罪而子爲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
員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葉
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一字
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
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今以極品之官爲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爲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
吳郡陸氏兄弟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
義何居襄原名襄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

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
聖賢同其僭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
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卽從其姓攷之名
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
臚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陞唱
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士夫多爲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乃真歇也

桀一稱大犧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爲號要見綽號之名已起于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爲酒僊稱韋蘇州爲詩僊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爲兵僊文僊

范文正稱御史爲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

農丈人

余漢城實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攷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

夫張于余爲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爲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脩有王振司禮大監亦曰王振振既陷 駕土木王編脩耻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陞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爲庶

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
臣既伏誅王編脩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
祖諱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
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旻等劾
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
違父命抑且煩瀆 聖聰當治其罪有旨王臣
無故攪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
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叅駁不知是閣中所票
抑 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
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
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
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
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
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
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
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楊虞坡爲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侍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

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槩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稱謂間

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
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
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爲南吏
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還出大言曰我
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甯路改南光祿
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
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
卽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

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
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既
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
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
爲之後遂爲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
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

湧幢小品 卷之十八
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
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講論而
又路遙得一遇一揖爲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
從衆可矣